K711.82
L962

Ф. 3

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姪集較

天命之謂　全章　張貞生

中庸明天人之合而即君子必著其實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則中和之效寧不可從君子修道極言之乎子思蓋承仲尼性近習遠之教恐天下言道者多而明道行道者寡故首為之遡天所授於人之原而即為之明人所體於天之寔曰今天下孰不言道哉然不識道所由則言

不如謹善成性更切

老當

提道字起是

道必誣道誣道必誣性、而天所以授於人、所以體於天、亦何以知其
無異哉、吾為之明性所謂、以明道所謂、而即明教所謂、則知天命謂性、
降衷徽民秉之合、率性謂道、循途彰彝好之安、修道謂教、訓迪非玄虛
之學、無殊性必無殊道、無殊道必無殊教、然則道之在人、就道言道、固
（斬絶）
知其不可離、合命於天、率於性言道、尤知其不可須臾離矣、故君子知
道之不離於靜也、而戒慎恐懼、所以克謹於所不覩所不聞者、固存養
之交盡其功、知道之不離於動也、而必慎其獨、所以致嚴於見乎隱顯
乎微者、尤省察之極務其力、
（此節斷不宜截戒慎懼下、）
如是而中可言矣、和可言矣、夫喜怒哀樂
（如此則中和是在性之道）
有已發有未發、未戒懼慎獨以前、則大共之稱、止可謂之性謂之道謂
教之上矣　既戒慎恐懼可以…
之教、而不得謂之中謂之和、而又何言大本達道、既戒懼慎獨以後、則
（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贅乎）
實具之情、又即以謂之性謂之道謂之教、而直以謂之中謂之和、而何
（三字無配之轉矣○為上節差跌字○）
不可全乎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且也未戒懼慎獨、則中和勿克致
（雖○轉○接○也○○世○數○增○據○得○老○妹○）
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而位育之權不自我主、既戒懼慎獨、則中和
有由致、天地猶是天地、萬物猶是萬物、而位育之業寔為我操、故由天
（斬○焉○字○流○理○亦○微）
命率性以明道之傳、則知天所以模于化之原、由中和位育以明傳道
（傳○字亦寛備）
之同、則知人所以體於天之寔、天人之相去、豈誠遠哉、故曰有中庸而
仲尼之教益傳、
中即性也、和即道也、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

552951
2121

說似岐。然猶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之說也。止可謂教。戒懼慎獨。非修道之教乎。乖甚矣。餘選評

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即性。和即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曰。艾意謂致此中和于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于天地則位。致于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據之象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是作手筆頭青焉。且一意異說。便覺品為之低。故不可不慎察也。天命　張

天命之謂　全　俞之琰

中庸明道。而著體道之全功焉。蓋道原于天。而效極于位育。然非有戒懼慎獨之功。又何以克全中和之量哉。子思作中庸以明道而首及此。意謂。天下有理在天地而寔可全于一心。事在一心。而即可顯于天地者。道而已矣。是以正其義。可以明羣說之誣。約其功。不越吾性情之內。而世之紛于言道。以自荒其心。而自隘其心者。夫亦可息也。夫道中有源流焉。不可以不辨。道中有功用焉。不可以不詳。世之所謂道者。離性教而言之者也。吾之所謂道者。合性教而言之者也。惟知性原于天。而道本于性。則所以盡性者。即所以達天。而凡天事之本然。皆為人事所

四語。儘括通章。單出道字。老手。

四句。

全提。

當盡惟知道因乎率而教成于修則所以明道者即所以立教而凡至教之所寓皆為至學所必存夫而後體道之功乃可得而言之矣道統乎動靜則無往非危微之介必以無間者還道心以有主者治人心而動與靜始有交修道兼乎寂感則無往非存省之功必存所不及存省所不及省而寂與感乃無渝志君子之戒懼而慎獨也誠以道之不可須臾離而存發之無容或輟也然其所以致謹若此者亦豈過求乎心也哉蓋吾心本有此未發之中焉亦固有此已發之和焉寂然之頃而衆理得其無盡是天下之大本也此而不戒懼將道之所以立體者謂何應感之間而萬事有其咸宜是天下之達道也此而不慎獨將道之所以致用者謂何蓋喜怒哀樂之情雖本乎天而致中致和之禁則存乎人苟盡人以合天之初而因性以弘道之用由是而正吾性以通天地之性所以範圍而不過者此也謹吾情以類萬物之情所以曲成而不遺者亦此也夫至天地位萬物育而君子體道之功何如哉蓋道本原于天而即以統天性同錫于物而即以成物彼以虛無曲謹為道者是誣性而棄教并以誣天矣

正復如題結構而首節化三為兩二三節變分為合第四節偏用雙開末節偏用散掉處：轉換與恒法不同看得理足橫側說來都是入假先輩眼中又是非蠭起令會做文字人無開口處矣○雍容整

暇中。有一往奔注騰蹴之氣。每下一語。錙黍不爽。山嶽不移。非揣摩熟爛家所夢見也。

天命　俞

天命之謂　全　孫一致

中庸原道之出于天。而備言修道者之極功也。夫道原于天。率于性。而在乎修之者之實致其功也。其功用寧有既乎。子思以為。言道者紛紛矣。而竟莫得其本原之所在焉。亦豈以其不切于人。而謂可不寔致其功乎。是當急明吾說以正之也。自夫未有形氣。而其理已存。既有形氣。而其理即與俱賦者。蓋天命之謂性也。乃性在天為皇懿。而在人即為踐履。而遂莫能踰焉者。則率性之謂道也。乃道在衆人而有其同然。在一人而有其獨至。而遂可為法焉者。則修道之謂教也。夫道本于天。而天固非人莫承。道率于性。而性亦非人莫載。道成於修。而修亦安得離

後文太略似一節矣

理氣先后二義不兼說未明人都不解到此

人以為道也蓋不可須臾離者也而可離則豈道之謂哉故言道者不
篤言本體也言所得力而已不篤言究竟也言所從入而已於是乎體
道之君子必以存養為功也其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者何今久暫而
同疎也尤必以省察為要也其儆惕于莫見莫顯之介者何當幽獨而
加嚴也誠以道之不可離而君子之體之者如此然未有離性情之德
而可以言道者也則亦安有不致力于性情之德之至而足以言體道
者哉夫喜怒哀樂也於其未發之中而識天下之大本焉體之所以無
不該也於其中節之和而識天下之達道焉用之所以無或滯也惟君
子自戒懼以來而於所謂中者有以致之則一正而無不正者其心也
而天地位焉矣惟君子自謹獨以來而於所謂和者有以致之則一順
而無不順者其氣也而萬物育焉矣然則體道者可不得其本原之所
在而為之窮致其功也哉

間架分明出落入極筋節如題老手也○問餘選評云靜存動察是
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于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
機偶息耳而乳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
事時為靜而睡則尤靜人心一有掛念猜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
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為濁氣所掩渾如
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乳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谿所謂日間

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別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別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統體慎獨是細分于關頭緊要入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所覩聞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猜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

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為教也若龍溪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于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道此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為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嚴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是參自明矣

天命之

天命之謂　全　王世顯

中庸明道之原為詳體道之極功焉夫道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有體道之君子而位育豈有外焉者乎中庸明道之書也道于何名有始之者道于何成有體之者惟致謹于動靜之交而克全夫性情之德則通天下為一體者且備天地萬物于一心也已今之言道者多矣欲知道先知性此天人相見之初也正其為天命而衆著于性之說矣知性而可以明道此自天之人之際也正其為率性而衆著于道之說矣知道而併可以言教此以人合天之能也正其為修道而衆著于教之說矣然則體道者其可不深思夫道也哉曾是道而可須臾離也哉不知其常

（提道字闡講簡括）（老氣）（一氣收拾絕無支蔓）（胃氣）（首句便已自天之人矣）（此句妙不）

視其忽其嚴于不覩不聞也存誠所以匪懈也不知其存視其察其謹

睹○聞○方○不○看○煞○　此○句○久○妙○方○不○說○煞○而○

于隱微見顯也審幾所以加莊也體道如此而由性及情不可觀其中

對○

和之蘊乎乃性不可見而情有可循蓋嘗自其喜怒哀樂者而求之性

有○分○境○喜○怒○哀○樂○借○來○說○性○循○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

寔有

立天下之靜而若其性者當與觀未發之象也情動天下之動而順其

猶是講說語錄之誤

情者已發一未發之體也聚天下之理于一心中其天下之大本耶是

下○語○皆○有○體○會○

即○帶○起○下○義○便○捷○

天地之所以立心也推一心之理于天下和其天下之達道耶是萬物

之所以立命也一徒見夫至治之世地平天成庶類咸若以為何修臻此

落○下○單○行○古○宕○如○此○說○位○育○纔○是○實○境○

而抑知君子之戒懼慎獨有以致之云爾乎致其中而無一之不中清

寧者固在天地而寔在道也致其和而無一之不和蕃阜者固在萬物

而寔在道也始也天道不離于人終也人道不離于天合天人而一之

此君子體道之極功也歟

不無辣處而其道著所見語皆刺骨見血如不覩聞人皆看煞是靜

邊工夫此云不知其嘗視其忽方見統體如是慎獨人皆說煞對待

工夫此云不知其存視其察正得謹中既嘗戒懼于此尤加謹之意

單說箇未發易墮形響打喜怒哀樂逆上去方有着落順說到位育

每落玄空從位育寔事轉指出來方見寔際凡此皆識解過人而氣

骨亦蒼勁高潔

天命

戊戌

王

天命之謂　全　呂顯祖

原道而極言其效、欲人盡不離之功也、蓋道原于天、修于人、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克致其功、而位育之效、不可覩哉、中庸意謂、處天下古今之中而有道、則亦何分智愚聖神于其間哉、自夫分有不齊、故受之者各異、抑思殫心之極、即有同天之功、神化之盛、不越恒綏之理、是在識其原而加毖焉斯已矣、今人之所紛紛言之者、非道也哉、然言道而不原夫降衷之始、則道之本體不明、而訓行何從而正、言道而不及夫範圍之規、則道之統宗不一、而懋勉無自而入、而無如世之誣道誣性且誣教也、抑知性非他、即天命者是繼善之後、賦予維均矣、道非他、即

滑指點語、氣之謂字不點而透

率性者是皇極之數周行是示矣教非他即備道者是品節之立中正
為則矣則知道也者盡人而具者也盡人而具亦宜盡人而行亦與生
而存者也與生而存亦宜與生而習乃道固須臾不離乎人而人之須
臾不離乎道者寡也惟君子識其故矣主敬以默養夫由來其物未交
其體嘗定所以不離于至靜者如此其密審幾以加毖于應感物雖交
而未形體嘗定而不失所以不離乎方動者如此其嚴然君子之戒懼
于不睹不聞以極夫隱微之克慎者豈非以中和之德本在人心而存
為大本發為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乎是蓋隨分而盡不過日用當然之
為而合同而化自著精微廣大之業誠由戒慎恐懼而致中于喜怒哀
樂之未發以至于大本之克立誠由慎獨而致和于已發之中節以至
乎達道之顯行則易簡在我而造化不見有險阻天地雖遠固不離此
夙夜基密中也恣睢不出而羣品咸予以養恬萬物雖賾固不離此志
氣和平內也非必有以位之育之而已無弗位焉育焉已徵致中和曷
克幾此乃知陰陽生成之德一室端其修天下全其量平成咸若之功
帝王有其事儒者亦存其理要惟原天命之始毖不離之修而已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
不離道之功也拈出不離作主橫說豎說玲瓏貫穿最得全部中庸
大旨○人或議其前提道出性教凌駕三句步位第四節字面反在

第五節點出。上下倒亂。不知第二節道也者起。便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此子思之意。非臆解也。做第四節。從上文一筆滾下。氣力直趨致字。王龍驤所謂風利不得泊也。故于第五節中和字中帶補出之。乃行文活變精細處。于道理原自無碍。予每謂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調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為斷然不可移。如第四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慎獨。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選家見不根者。則云不根上。遵註妙。見根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孝廉何人也。乃可與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任之變。文可變者禁之變。真謂今之選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天命之謂　全　　蔣德埈

中庸著道之原。詳其功而及其效焉。蓋道原于天。而性道教統是矣。君子戒懼慎獨以體道。則位育豈外中和哉。子思本夫子傳道之意。作中庸以立教。蓋將推見天之心。而立盡人之準也。故首著之曰。世之言道者多矣。曲學泥道于名象。而道且有矯強。中疑異端。駕道于空虛。而道幾無責成之地。不知天下之理。觀其名之所由分。則殊矣。而究其體之所自合。則一焉。原夫降衷之初。有超于形氣。而不可離者。天命也。此之謂性。蓋四端之良。稟天四德。五事之極。應乎五行。而人事已開其先矣。繼成之後。有循于日用。而不自知者。率性也。此之謂道。蓋物以寓則秩

叙準乎陰陽情以生才剛柔通乎健順而聖作又首其類矣訓行之備有賴于啓廸而不可已者修道也此之謂教蓋綏猷惟后五倫著乎敬敷建極惟皇三德調乎乂用而帝錫因返其始矣是則性外無道也道外無教也而道其可須臾離哉故君子至敬焉守靜之學得敬斯純自所睹而推之所不睹自所聞而推之所不聞而戒慎恐懼無間也君子（補所睹所聞充密）（又字體註意）又審幾焉制動之閑惟幾最密至隱即以為至見至微即以為至顯而慎獨尤嚴也（充字心註）君子所以不離道也而道固有不可離者矣試思喜怒哀樂之未發也（無不精實）藏于至無而天則無所倚不謂之中乎其發而皆中節也（轉落便利）運于至有而天機無所戾不謂之和乎而因思夫中也者涵虛以待感而萬理賅存非天下之大本乎和也者履寔以善應而羣情胥協非天下之達道乎惟君子以戒懼者致之而極其中焉而知天地與吾心不隔也上清下寧兩儀奠矣惟君子以慎獨者致之而極其和焉而知萬物與吾氣不殊也化醇化生百昌若矣此孰非不離道之功推之以至於位育哉蓋至是而始全天命之本然也已而修道之教不已見哉

衆人循題布矱無不手忙脚亂差排得法稱作家矣安能搜語錄之緒言緯章句之微旨如斯之逐字實詮者乎亦制藝經龍義虎矣

天命　蔣

中庸明道之原而復詳其功與化焉夫道有其原與有其功與化而无道始全也明之詳之中庸所以為明道之書也故謂夫人日在道之中而明道者寡也非明道者寡以其未有舉道之原而告之故明之者寡也人日在道之中而行道者寡也非行道者寡以其未有舉道之功而告之故行道者寡也抑人日明行乎道之中而盡道之量備道之用者又寡也非盡道之量備道之用者寡以其未有舉道之化而告之故盡之備之者寡也吾何以舉道之原而告之哉道昉於天也天則人之理非一人之理也自是而有性之名道昉於天而人全於人也人則一

人之事而寔則人〻之事也自是而有教之名使人而能明于道則道之謂已大著于天下而性教之謂可以不立矣而無如其不能也故不得不先于道而立性之名後於道而立教之名性之名立而天下有舉道為或同而或異者吾其以性之說正之矣教之名立而天下有舉道為或正而或變者吾其以教之說正之矣吾何以舉道之功而告之哉道不離乎靜也靜則極之不覩不聞故知君子之戒慎恐懼凡以慮道之離乎靜也道又不離乎動也動則存乎隱微顯見故知君子之慎獨凡以慮道之離乎動也使人而能若君子之不離乎動靜則道之謂又已大著于天下而中和之謂亦可以不立矣而無如其不能也故不得不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立一中之名喜怒哀樂之已發而立一和之名中之名立而天下有舉道為得一而遺萬者吾其以大本之說正之矣和之名立而天下有舉道為通此而滯彼者吾其以達道之說正之矣吾何以舉道之化而告之哉道統于天地也天地亦此中天地亦此和極言君子正不妨高舉天地也道散于萬物也萬物亦此中萬物亦此和大言君子正不妨遠類萬物也使人而能盡道之量與備道之用則道之謂又已大著于天下而天地萬物位育之象亦可以不擬矣而無如其不能也故不得不于君子之致中而擬一位之象於君子之致和而擬一育之象位之象擬而天下有舉道為虛而不實者吾其以位

之說正之矣育之象擬而天下有舉道為隘而不廣者吾其以育之說正之矣所謂道之原與道之功與化者如此人亦可以曉然從事矣

直分三段亦傍揔註立解不為破碎陵駕所少者三段中寔義本領耳其筆陣超邁一洗扶墻模壁之陋○性教中和等本固有之理聖賢為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強立名目也由斯言將道亦強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文人于平寔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纔求高即浸淫于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

天命　鄒

天命之謂　全　侯七乘

中庸本天以明道而推其功于無窮焉夫性道教異名而同原而其功必責之君子中和位育又豈有性外之理哉且言道者必推其理之所自出與其量之所自究而後本天以逮人與盡人以達天者無不有一致同歸之實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其功必耑責于人迨功深而化神則參贊無窮之業固不越一人性事之外也今天下之言性言道言教者非一人然未有識夫性道教之所謂者彼所謂性雜揉以為性非吾所謂性也吾言性則天命之謂矣原于最初者氣質之所不得而掬也彼所謂道離岐以為道非吾所謂道也吾言道則率性之謂矣出于自

方是之謂人都是謂之耳

然者視履之所不得而外也彼所謂教詭僻以為教非吾所謂教也吾言教則修道之謂矣成于各正者帝王師相之所裁而定也夫先乎道而有性〻固以道而彰後乎道而有教〻亦以道而立然則斯道也何道也則須臾不可離之道也（如此說動靜是理上事不是氣上事）靜而存之而寂然不動之中天理之流行不息動而察之而機俔方形之際危微之消長倍嚴非有戒懼慎獨之君子亦安能必斯道之常為我有而深之可以全天命之初廣之不失修道之旨哉而性道之全體與修道之大用乃得而究極言之今夫喜怒哀樂性所自有也于其未發則為中而天下之大本立焉于其發而中節則為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蓋人生而靜者羣私之所以不化而（入理精切不同浮響）紛紜變化寔由此起感物而動者順應之所以罔乖而安身利用皆由此通於此而致之則豈惟是一人之性而一人之道已乎清寧者今古如斯矣而上際下蟠兩儀若受裁于一理芸生者由衆已然矣而化醇化生羣彙悉聽命于一氣天地位萬物育此修道之全功也然何莫非吾性所自具也耶由此言之道原于天由于性蓄于教功歸于戒懼慎獨而效極于中和位育而世之言性言道言教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出首三句之謂得法○中兩節併做春二節統做非立異也總註云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作一節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作一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作一節大段落既得其中詳

略分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聽將軍自制之耳豈有印板陣法耶

天命　侯

天命之謂　全章　關以華

明道以立教要以全夫中和之性而已夫必明道之所由而后知為不可離也詳其原復究其功不有得夫大焉者乎子思謂自道之說不明于天下而人遂有見道不見道之分焉抑知理有其原返諸體而得其至窮者推諸用而見其至大惟是在我之事自我盡之故合焉而信其有所合者雖分焉而信其無可分也今天下蓋知言道哉然人知有道之一說而不知前乎道者與後乎道者之俱有其說也試推道之所由（以道字作至）來而歸之于性又推性之所自出而合之于天且詳道之所以救而準之于教則知道與性為自然無事之名而教為勉然後起之事也使天（宮折）

下盡循乎自然而無所用其勉強也豈不甚善而無如其不能也勢必以道為可離之事矣夫道而可須臾離也乎哉夫可離而尚得謂之道也乎哉君子用是惕然矣以為道之在我者無時不具則存養之宜密故由所覩所聞而極之不覩不聞無不祇肅也其敬畏有若是者抑我之離夫道者其端甚細則省察之必嚴故雖至隱至微而即以為莫見莫顯無不精嚴也其謹幾有若是者乃或以為戒懼慎獨必至君子而始然也不幾昧于性情之德乎今夫性不可見則借情而言之情維何曰喜怒哀樂是已試思未發之時何以無倚而既發之時何以無戾即欲不名以中和而不得也吾重思之又豈一人之事而非天下所共立而為大本天下所共由而為達道者哉雖然虛而言性則渾同之說無足據寔而言性則功能之效有可指誠能致中和乎由一念之中以極之無念不中則範圍天地之道在是矣由一事之和以極之無事不和則曲成萬物之道在是矣以位以育夫何加于吾性哉亦曰吾固有之理已爾斯道也殆合天地萬物而為一者乎而教之為言所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理解明的無一影響近似之言于逐節交接頭句脈斷續之際皆有名論以顯之惟其中無疑滯故外有餘閑

天命　關

率性之謂道

余國柱

中庸原道。全乎天事而已。蓋天下無二性也。即天下無二道也。率之者知之乎。今夫道本一而言道者紛。此未究觀原始也。世惟一理。雖庸人而可守。理惟一致。雖上哲而莫違。而精美相昭者。亦可約辭相畢。爾天命既謂性矣。則人生而靜。已不同陰陽未判之時也。由是時行而行時止而止者。其謂之何。嗜慾未開。尚在一元初至之候也。本此翕而闢之來而往之者。其謂之何。夫人固日由道中而未識。所謂道何也。率性之謂道也。自五常之相生也。而五行之相配也。皆於穆之流行也。夫孰有外於流行者乎。日月去來而不移。乾坤疑戰而如故。吾見其不能不率

（如顯五人理氣俱老）（出得妙）（不能不三字）

夫自然也自然者今古不變之常理也謂道也自人官之所起也而物曲之所資也皆陰隲之協居也夫孰有出于協居者乎日用而不複飲食鬼神而不離情狀吾見其不能不率夫本來也本來者天下當然之極則也謂道也且性無淺深之別已清寧初闢不分高下非謂高者率其深而下者率其淺耳天下既無不同之人天下寧有不同之理乎故不知者謂天自有生而命之知之者直謂天無時而不命也矣亦性無精粗之異已皇降初畀不間大小非謂大者率其精而小者率其粗耳天下既無性外之人天下寧有人外之道乎故不知者謂既生而天日遠知之者直謂天日親而既生之後也矣夫語道而証性言道者可止乎語性而歸道求道者又何不止乎故曰中庸原道書也

先輩所謂朴拙之妙也其朴拙俱自實學理會來非口舌摹擬可到然識此甚稀筆斷以滯礙目之淺之乎時文之見也真不知子都之妓矣

率性　余

率性之謂道　　陳良道

昭道之原、其自然者可尊也、夫天下之不知道者、由不知性耳、率之云者、固罔有強也、於是而道之說乃定、嘗讀欽允之書首闡惟微之旨斯道之傳厥炳中天矣、顧昔之言道者、近于精其事為聖人之授受而其理已周於上下、後之言道者、主於恒其說為顓蒙之共曉、而其旨亦不岐于天人、中庸之作、所以明道、溯諸天曰天命之謂性矣、覩倫類之惟彰、亦曰天有顯道、然以天言道、猶乎以命言天也、既寔指為性、烏事置行習之恒而尊無為之名于蒼昊、恐指歸之各異、亦曰道為虛位、然以道為不可執、將性亦不可執也、既系統于天、胡容以正大之理而問岐

（別作解會卻于大意自有見處）

（根天來又離天）

（說妙有發明）

出之旨於諸家故世爭言道均未識所謂道也抑知率性之謂乎學術治有無之數性者人本有者也設持性所無者以壹趨將五事三德祇為驚愚之具道何以歷終古而不敝蓋衆庶馮生匪有慕于周行而必遵而陰隲靡遺婦子可通保錫飲食亦符帝降去矯抑而欽念典常蕩平所由式昭已著述綜同異之婦性者人攸同者也設舉異于性者以觀生將耑仁耑義遂滋拂戾之憂道何以統剛柔而咸宜蓋品類紛綸不能軼恒軌以表奇而降衷均秉作息安帝世之常菽粟載王路之康絕強勉而偕觀從容坦吉所由共著已顧率有見于常者亦有見于變者當艱阻之會而征行以自遂匹夫之知能帝王不能易其故陳常時

（二意清要是中庸崇正之旨）（不是率字本義道字亦）（當沃）

盈鉞此疆彼界事也至服習可循何俟徇道詔鐸始懸共由之經率有見于大者亦有不遺于微者托賦予之末而任天以各得萬物之變動儒者猶將師其理形下形上固有形有氣類也至耳目雖均詎云羣萃州處不協彝倫之叙蓋理以帝錫者為尊旨以同民者為大知道之謂者愈明于性之謂矣後世謂道者江都而後原道為近之

（兼人物說最詳）（惜止此未暢耳）

此題混話最多難得者堅寔耳文中洞達之言非後生熟調頭者所能偶然撞著也○此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必兼人物言其理始盡不知何故人不肯說著

率性　陳

率性之謂道　汪必淳

中庸闡道之原欲人共率夫性也夫人求道而不求道之原抑知即性即道也可不務率其性哉今夫吾儒昭宣大道必直示其道之所從來然後可以息異議而端旁趨蓋至理無杳冥之旨即物則之常而道之由以得名者可共喻也今天下之言道者衆矣抑識道之所謂哉為幽深之說以馳乎玄虛此不可謂道也惟順帝則之貊貊者即為道所托始存拘滯之觀以流乎矯制此愈不可謂道也惟秦皇降之穆穆者即為道所肇端乃知道無殊指也即率性而已論性于有生之前理氣俱冥耳欲率而無從率也惟自天命以來固天之已麗於人者也由是率

原指理氣不雜時說上句中說兩剔分明

寔講率

天蓋不侵言　中庸

之官骸而哲謀昭庶徵之應率之倫紀而孝友洽慎徽之序性在道即在以是為蕃變之宗矣論性于有生之後理氣互乘耳宜率而無能率也惟自天命以來固天之初邁于人者也由是率通復之常而百端于此得其準率剛柔之理而萬感於此協其符性具道即具以是為誕敷之原矣天下物物有一不易之矩而非可以有意合也推而上之神靈之后奇姿由乎風授異稟本乎特鍾率性而出絕無矜持之跡而所謂不易之矩固已不越秉彝之中天下事事有一至當之則而非可以外心協也推而下之愚固之民甫孩而解愛敬稍長而與知能率性而出絕無矯枉之形而所謂至當之則固已不踰恒綏之外所以最訓是行勿拂乎飲食之朴惟我惟康自安乎知覺之倫是即道也抑即天也若諸子之以為善惡混且曰性惡者作何解耶

率字原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此作句句就人身論列却句句只是說理

率性　汪

率性之謂道　　王元士

中庸即性明道、將以正天下之言道者也、蓋道于何名、率厥性而道在矣、言道者舍此安歸、子思蓋謂、夫人受命于天。不獨敷錫之有生之初。正可相觀于有生以後。惟天既授之則。而後之言正則者。遂不能更出于他途。自然而得之亦自然而中之矣。天命謂性、說既彰彰、吾得由性而進言道、自言道者別性于道。而道遂為奇邪者之所托。夫天下無奇邪之性。必無奇邪之道。亦可以從。所具而知所用矣。抑離道于性。而道又為偏倚者之所附。夫天下既已非偏倚之性。亦安有所為偏倚之道。愈可以因所推而得其源矣。吾為溯道之所自始、正道之所由名、則率

○己人生安甲、裡不是人物本然、

○周○子○太○極○圖○

○孟○子○四○端○之○指○

性之謂也。性藏于內。而時與在外者為接。夫以衆善純備之體。非矜一善以為名。至于循事而施。則一善皆可以名道。乃知仁義亦後起之稱順而達焉。總以完吾性之理。人將曰不必如斯而謂道也。吾則曰必如斯而後謂道也。則性之無乎有過可知也。性貞乎靜。而時于動肇其端。夫以純粹無私之原。功能悉藏諸本際。至于因物為功。則應感皆所以徵道。乃知蕩平亦誦美之名。推而放焉。不過慊吾惰之量。人將曰性自性而道自道也。吾則曰性載道而道由性也。則性之無乎不及可知也。然天下豈無庸愚之性乎。性無岐聖庸也。即庸愚之覺。而推之皆為聖賢之準。迨其後道全于聖而缺于愚。是豈性之過與。率其變者反失其常。是亦聖賢之憂矣。天下豈無匪彝之即乎。性無乎匪彝也。就匪彝之習而矯之。俱為中正之歸。及其後服道者少。而悖道者多。伊豈性之戾乎。率其偏者或戾其正。是又聖賢之責矣。彝倫日用之常。觀性者可以悟道。範圍曲成之大。觀道者可以徵性。若楊之仁、墨之義、吾不知于道何居。

看性字清。則率字亦清。蓋指其不雜者言也。看率字清。則道字亦清。蓋指其自然者言也。此文字字圓到矣。 華斷評

吾則以為看率字清。則性字清。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看道字清。則率字清。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

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人止就性字發揮。但做得似道即性也。不曾做得率性之謂道。此文着寔處。正從道字做入耳。

率性　王

修道之謂教

韓菼

因道而有教。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蓋使人共安於道。以得其性。即無事教矣。道之不能不修也。則聖人之不得已也。中庸言道而歸諸性。以見道之原出于天。非人力之所得與。則聖人固樂與物處于自然。而人何事焉。然而所得于天之分。既不可齊。而後起之數。亦遂相去而不可知。則聖人之權以起。而聖人之心益無窮矣。然則率性之謂道。原其理耳。而未必諸其人也。要其初耳。而非必諸其總也。自人之于道而不能無過也。非必其矯為異。蓋其性而已然。故凡過乎仁過乎義之類。雜乎性。以相處即附乎道。以分流。而聖人乃豫為之數以制之。立其方使不

只就過不及起

修字

雖氣質亦性。然畢竟又資解

可出嚴其辨使不可入若是乎其截然而不容踰也自人之于道而不能無不及也非必其甘自遜亦其性而已然故凡不及情不及量之事既為性之不足必難強道之有餘而聖人乃廣為之途以引之明示之以便易而使不知其難陰習之于委曲而使不知所苦若是乎其繁然而皆可樂也夫聖人之修道如此竊獨疑聖人者日與斯民各安其天分之固然而一聽其性之所近豈不亦優游而無為而乃于道多為之名欲人之俯而就跂而及斯何謂也哉而吾知聖人固有所甚不得已也聖人慮夫過者之始亦止因乎性之偏而其後或竊吾道而更其名或反吾道以行其寔則其害道也將不可止惜也其人固皆賢知者也將之于四達交通之禮樂而極其致亦可感天人格神鬼彼有其高遠吾即以吾之高遠者易之而固可以返矣聖人慮夫不及者之始亦止任乎性之便而其後或輟息于吾道之半途或漸且為愚柔之自廢則其荷道也終無其力惜也其人亦非誠愚不肖者也進之以蕩平正直之王路而原其寔亦不過習知能循子華彼有其舉邇吾即以吾之卑邇者易之而又可以前矣若此者凡以云教也堯舜文武周公行教于上而道修于天下孔子明教于下而道修于人心不然而吾性之得全其天者幾何哉

去聖遠而異端起此中庸之所以作也只此句中看出子思懼失其

真之意。憂深言切。慮遠言詳。覺聖人赤心片片從面前流過。今日陽儒陰釋。僭竊講席以惑人者。讀此如青天霆擊。○道聖人立教之心甚深。第教因固有之意稍畧。便似聖人兼權術作用。此只熟於蘇氏文章。不覺語意近之。不可不知也。

修道　韓

修道之謂教

張仕可

原教所由名、欲人之全其道而已、蓋道率性而因教以成者也、明于其謂、而修道可或緩乎、中庸若曰、道在天下。人人具之。使即人人而全之。則何為而有聖人之名。又何為而有學聖人之事乎。惟在天者可恃未可恃。在人者有全有不全。是以聖人審乎人心所大同。予以範圍之不易。而教之名以立焉。何則、生人以後天已不能有其權。則聖人繼天以立極。恒有不容已于天下之情。而實未嘗有矯拂乎天下之意。繕善以來性已不能安其故。則聖人因性以治物。每有求全于斯人之念。而實未嘗有刻責乎斯人之心。然則人皆知有教矣、而抑知不外乎修道之

（統承上二句為是）

謂乎道立于至一而人之見道者不能不因智愚而殊故聖人之教必思有以齊之智者使之俯而就愚者使之仰而跂裁成輔相在章教者恒處其勞而在服教者仍處其逸使天下各明其所當然而不敢安于過與不及以自外于聖人之教是則聖人立教之初心也已道處于各正而人之具道者不能不因賢不肖而偏故聖人之教必思有以全之賢者予之以可裁不肖者予之以可勉補偏救弊在設教者恒覺其難而在受教者仍覺其易使天下力行其所不得不然而不樂終于過與不及以自違乎聖人之教是即聖人立教之深意也已三代以前君師之統未分教之權操于上權操于上禮樂刑政導民之法甚詳而原其大旨祇期感發其天良則已耳不然司徒有命董正有官豈聖人徒以勞苦天下為哉三代以後君師之統既分教之責遂歸于下責歸于下詩書贊述訓俗之文甚繁而揆其大要祇期返求乎性始則已耳不然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豈聖人徒以矯強天下為哉是知道本于性修道之功固不容以旁貸教原于道修道之實又無俟于他求人亦可共明夫教之謂矣

此一句是子思全部總叙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為性只為脫却第一句看仁義禮

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本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行文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是作得之

修道　張

修道之謂教

熊賜瓚

中庸明教之謂道之終事也蓋道非教無以正其趨而廣其傳則修之烏可已乎中庸揭以示人曰自有性而道出焉所賴扶翼道統者盡性至命以繼天立極而為法于天下後世也道者固率性之謂也猶是性也同其生者不必同其成則天事也而人事起焉矣猶是道也無殊于初者不必無殊于後則始事也而終事因之矣是非有以修之不可性無可修而氣不容不修性無可修者性有理而無欲氣不容不修者氣有理而不能無欲也修之而有理無欲者務以存之有理不能無欲者務以遏之存遏之方其天下之至教歟性無容修而質不能不修性無

一句全提

雜所以不知性也

批駁分明

之謂語意已乏

容修者性自全而無偏質不能不修者質自全而易至于偏也修之而全而不偏者于以執焉全而或至于偏者于以擇焉擇執之功其古今之至教歟然則君天下者之治術在是矣名理自在天壤有時而淆固無時而息但使賢智者俯而就不至于過愚不肖者仰而跂不至于不及斯道之所以大行而兩間于是有盛治師天下者之道術在是矣幾希自在人心無時而絕亦有時而晦但使異者歸于同而似同者不至亂吾同非者歸于是而似是者不至亂吾是斯道之所以常明而萬世于是有真儒而非然者修非其修道非其道乃侈言曰吾將以為教于天下後世也豈不謬哉衛道之君子不得不起而任其責矣

○真儒者言天○魯記後又見斯製○孟子七篇近世錄第十二○卷○陳清閑學部通辨○

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踔厲此不在尺幅論廣狹者也彼以委怯為和平迂撓為春容束縮無生意枯澁無議論為收斂者真不翅池蛙之擬法部○程子謂自天命至于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即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巋然也害道者曰三教〻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〻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讀後二比使我衰氣一振

修道　熊

修道之謂教

翁叔元

中庸原教之所由名、亦因乎其所固有者而已、蓋教固繼天而有功者也、要即修道之謂、然則道之為功于天下何如哉、今夫天下所以被聖人之功者、惟是以天道之自然、參之人事而有以相治焉、此即學問所由著、而事功所由歸也、顧天下被聖人之功、而忘其功之所自始、亦烏知聖人之範圍于天地者、即其同得于天下者乎、吾由率性之道思之、而恍然于天下之所謂教矣、古之聖人、以君道臨天下也、則立教以齊之、其委曲而煩重、若有強民以從上者矣、而耳目一而心志齊、何以不期而然也、古之聖人、以師道臨天下也、則彰教以示之、其篤摯而周詳、

○劃然得之謂神理又得固吾固有意○

○指點○

若有勉人以就裁者矣而知之盡而行之至何以不謀而致也初無繼（跌出）
起之數以導民于所本無亦無外設之端以加民于所固有若是者其（因吾固有意落道字好方知中庸先着上二句意旨）
修道之謂乎使天下之殘履于其內者共此行習之常則聖人之議道
自己者亦行所無事而已矣然而不可以必得也于焉修之而示之以
經權裁之以品節若曰道之所在雖以聖人之神明而不敢過也章之（此意襯出下文好）
軌物以樹風聲此其所以率履而不越也使天下之循習于其中者同
此震勵之志則聖人之秉道以治者亦安于固然焉已矣然又不可以
必得也于焉修之而引其所不逮勉其所不率若曰道之所在雖極聖
人之持循而不敢不及也播之風猷以相則傚此所以曲成而不遺也
由是而教之名歸焉矣在上豈乏殊功而不返乎民性之所同無以
乎一人之所獨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平其情教之事不可終窮而惟此
因心作則者示斯人以天下為公之理而道之所漸被不已廣乎抑斯
民豈無恒性而不原乎在天之所合無以正乎在人之所分故政以一
其行刑以防其慝教之端未能一致要惟此同民出治者示天下以類
情通德之思而道之所裁成不已至乎所以至道不必相師自見規為
之合立教不無異尚無非寔踐之圖體道者當何如哉
文無遒蕩延演之氣因瑣媕婀皆行尸坐魄耳未嘗以崛驚駕奇自
然排闥驚羣得此氣也

修道　翁

修道之謂教

徐倬

原教所由名、而道有功于天性矣、盖人知以教明道、而不知因道以立教也、修之〻責、必有攸歸耳、中庸意謂、自性道之說既明、而天之事已全、即人之事日起矣、建羣倫之極者、王事以尊、垂萬世之經者、聖功以懋、此寔有以人合天之能而教由名焉、夫教、果何謂也哉、理之無待者、天主之而自天以後、不得不望于裁成矣、故圖書之秘天亦以開教之端、而其時不以屬之天、理之自然者性主之、而成性以後、不得不順于品節矣、故物則之恒性亦已備教之理、而其時不以歸之性、則修道之謂乎、道有當然之軌、有所損之而失也、即有所益之而亦失、聖人出而

直從首

句說下為得

偉論高蹇光采四射

修救之事興矣。有彝叙以安恒性之常。有詩書以啓斯人之悟。凡使天下人之性無不適如一人之性。則師儒之功為鉅也。雖自開天立極而後帝王君相不一其人。可揔以師儒命之爾。道有所以然之理。無以求之而妄也。即過以求之而亦妄。聖人起而修為之事急矣。一出入而範以禮義之閑。一飲食而示以民生之質。要使我一人之命。寔有以立天下人之命。則牖迪之用為弘也。雖自詩書刪定以前演易陳疇不一其事。亦皆以牖迪示之。爾自道法肇慮孫而數教。因以命官焉。是往古之教。以道而正也。而修之者豈在形器之末乎。故盛世之膠庠必有精微之理以寓之。而不得謂傳心之外。更有迪教之方。自道統歸儒者而司教。有專名焉。是後世之道。以教而名也。而修之者豈等虛無之學。故夙夜之敬修。必有參贊之量以副之。而不得謂爾室之中。初無弘道之任。此其事在君子矣。

以理學為經。以經學為緯。以古文之學為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于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于道學矣。郝伯常謂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譏詆腐陋者曰道學。而村夫子黠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下而外于道矣。讀此文。乃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也。則何儒與

道學之有

修道之　徐

天地位焉

李鴻玉

論天地于致後一中之自為位也夫天地不越一中而致此者位所不能外詎求之天地哉且談道者類索之高深之間而極矣而至人恒見之靜修時蓋乾坤不得大而一心不得小是以君子不忘自考也致中和如此亦可觀修道之全用矣而先以天地言之遡天命而靜之始天地人原共族而處夫亦理之莫或岐也當致謹未發之初天地人又合原而治夫亦功之莫或外也天地位焉夫固可內斷而不誣者職覆職載雖或憑于其數而理之至者數不能違焉一自勅初幾于有永則日星亦安其序川岳亦恬其恒有無煩奠麗之勞而成位者屹乎各得也

入手即把住

倒當一句好

反覆勘明

豈非無外之烈歟。職施職生。似亦循于其勢。而性之自貞者。勢不能格馬。一自毖初服于無斁。則仁義象其柔剛。肅穆協于健順。有不事成平之能。而秩然者截乎有當也。豈有可遽之功歟。君子無須臾離天地之時。天地亦無須臾離中之時。天地在中之內。一如君子在天地之內。而何弗位。抑君子無須臾離戒懼之時。天地亦無須臾離君子戒懼之時。天地攝戒懼之中。一如君子守天地之始。而何弗位。則是天亦非氣而地亦非形也。則是得一以清而得一以寧也。致中如此。而致和之用。可進稽矣。

夾然言之無疑

單承致中。致中承戒懼。戒懼承天命。一絲不亂。一語不雜。華嚴評

單句題疆界清切。分毫移套不動為佳。於理脉相關處。真道得老決。但中間正做位焉。少精神耳。然已非鶻突家所能。

天地位　李

天地位焉　二句

中庸極言修道之功、見性有全量焉、夫位育、亦天地萬物之自率其性也、君子有以致之、斯道在我而匪渺耳、且君子自戒懼慎獨以後、克全乎一己之性也、而究其量、有極清寧蕃變之至者焉、凡宇宙之所有、皆吾性分內事、惟納心以理、載象以心、乃歎君子道術之弘深爾、中和何如而見其致哉、性原于天地、承天以為功者也、萬物資天地以為生始者也、溯幾微宥密之先、吾性中具有天地、特在未發時無以凜其高深、則觀察不嚴、天地亦何由以就正乎、自君子廸靜正之功、而貌言視聽、協雨暘寒燠于在躬、積氣者高以朗、積形者貞以固、吾性位而天地之

中和矣

落脉緊切

倒說

總貫手法高老

此是講章學禪語

性如何位天地

如此說則不用說

程文

（先性不得）

性亦安其位焉。忠孝立而後有其君父郊禘所以通也。精一修而後有其功能平成所以奏也。雖堯咨舜警天地亦有煩苦。聖人之日而隤確自在古今。道固有貞於眞麗者。天下待命於天地者急而待命于參天地者尤急也。追滋生長養之原。吾性中備有萬物。特自己發時無以攬其生成。則茂對不恬。統類何由以託命乎。自君子篤沖和之養而吉凶悔吝。合智愚貴賤以同憂。得仁者春以生。得義者秋以斂。吾性育而萬物之性亦忻其育焉。聰明淨而後有其心思觀化所由新也。恫息深而后有其手足錫類所由廣也。雖陽舒陰慘萬物亦有憂勞。聖人之事而康樂自歸府事。道固有登于仁壽者。天下覆冒于萬物者弘而覆冒於臨萬物者尤弘也。修道之功至此盡矣。必由戒懼慎獨而致。則帝王之與賢聖皆不可以不敬者也。抑天地萬物皆道之聚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凝之則道在我。不凝則道自道。我自我。天地萬物曷有於我哉。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以此定命。即以此定性矣。此學聖必以主敬為要云。

（以事言理似粗寔精）（天地萬物外又添出个天下無胥落且）（不得焉字語意）（講萬物育得而錫意思）（萬物也蓋不得覆冒）（此余不的）（有本領之言）（器水畢竟是兩物我與道非兩物也）（數語的本先儒）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一了百了也。時文誤認此意。反以寔事為粗。要將位育倒縮入內來。不道求精得粗。只為忘却故其效驗至于如此八字耳。說得事理雙行。方是見得真寔。

天地位　程文

天地位焉　二句　余恂

極中庸於所屆、為陰其業於位育焉、蓋天地萬物之理、備於中和者也、觀位育若此、而致之之功不較著哉、今夫守之有至約之功、而推之有至周之效者、則恃乎吾性以盡之也、天下之蕃變日陳、一人之敷施難繼、乃極郅陰之業、而要不外推暨者之一心、則所賴于性者豈不全哉、吾于致中和觀之、有生之初、其廓然者耳、而其後則漸流于隘、則不能以容萬、并不能以統一、何由與天下見其功、皆備之始、其芸然者耳、而其後則漸遁于虛、則不能以治內、即不能以及外、何由與天下陰其烈、若夫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又何疑焉、崇卑而既定矣、資始資

反○擊○有○至○義○不○同○泛○話○

生此道自在千古亦何所藉其奠麗然而蒼蒼者孰係屬之芒芒者孰紀極之則有所以為位者哲謀之應協于燠寒志氣之神符于山澤至是而天地始有其平成也匪推致之後而何以有此橫塞矣品類而既繁矣為動為植大化已非一朝亦何所藉其茂對然而勾萌者孰鬯達之流形者孰保合之則有所以為育者並生之德盛其夭喬在育之仁泯其殯殈至是而萬物成若其性命也匪竭致之後而何以有此蕃衍矣亦有備其理而不必有其權者道可以時憲而無璿璣埴壤之文德可以好生而無羅氏虞人之典乃其理則不易矣故匹夫疾敬即一念之中和可以見彌綸敷訖之力亦有全其功而不必靜其感者帝世不絕懷襄而無傷于府事王朝豈無痾癘而莫損其休嘉乃其功則無斷矣故哲后允廸殫畢世之中和而不希苞符寶道之彰是則中和未敢而仍不廢位育者其理在也中和既致而益可徵位育者其應符也是在修道之君子矣

位育寔〻証驗俗眼反以為碍

如孔子是也

文有求深得淺求細得粗者此題是也位育是寔地效驗偏要說入性中直說得三界惟心總不是中庸境界此真是粗淺也此文之妙須識其解淺而愈深語粗而益細

天地位　余

天地位焉　二句　陳祖法

位育大其功性之能事全也蓋天地萬物之失所吾性有寔受其過者位之育之致後之能事有如斯今夫人自戒懼慎獨以後而其事猶不足以達天則吾性之由來亦幽遠而難信惟高下散殊吾修無不著之功蓋信範圍曲成吾性原無不全之量也不然者君子出天地之後處萬物之中雖中和自致于上際下蟠庸有與乎不知君子之性命于天者也而於穆之天與形象之天異形象寔生君子於穆寔生天地也君子既通夫生天地之天則形象反居其後抑君子之道率于性者也而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異氣質與萬物共義理與萬物殊也君子既全

○直○起○能○截○去○上○勾○回○鎖○章○首○

○有○返○焰○入○江○翻○石○壁○之○妙○

轉○筆○提○出○天○地○萬○物○即○帶

出○上○文○筆○法○奇○肆

○至○理○抉○出○便○成○奇○剏○程○朱○以○后○無○

○人○能○知○此○言○

夫殊萬物之性則氣質咸囿其中斯未嘗曰位天地也而已位焉未嘗曰育萬物也而已育焉何也不待人而無不位者天地成形之體必待人而始可位者天地靜穆之心以心言之則清寧之效固非天地所得而專矣古之人重黎既官而天地亦樂就其奠定是豈重黎之為任哉蓋天下唯大中之心足以奏平成于俯仰其心位而其體無不位也無一日而不育者萬物孳化之生或數十年而不育者萬物和煦之氣以氣言之則休嘉之致更非萬物之所得而私矣古之人乘服既制而萬物亦利受其裁成是豈乘服之為用哉蓋天下唯咸和之氣可以達順寔于郊橛其氣育而其生亦無不育也然後知天下共有一天地萬物之權視帝王之精神為運數運數開而處運數之中者莫能違也乃若升平不無水旱之災叔季庸有龜龍之瑞似有不可知之數矣而理周常變終不敢致疑于皇極之無權抑吾人各有一天地萬物之責就一人之志氣為功能功能立而屬功能之內者可自主也乃若陰陽不得正于洪範妖異不克化于春秋此亦有不相及之勢矣而驗在古今更不敢自諉于夙夜之無命苟非致中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乎

寔見得天命源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日用証明不是參虛頭弄大話始得天根月助手探足躡於人見處此文總知此文見處諸人不知也○炤定註中心氣二字詮

發。位育方有箇着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位。萬物育。分別焉字義解入微。後比題外斡旋功效之理。真是千了百當。○偏用豪雄話頭寫細微理脉。堂堂龍象。後例寒酸。今日想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得。此覺範之致歎于慈明也。此文猶見龍象蹴踏。

天地位　陳

天地位焉　二句　程光禋

極位育之能事、總無加於性也、夫君子有性、而天地萬物皆歸之、雖位育豈加于性哉、亦曰吾性中所有不可亡也、且著書而繫道于天尊其說也、乃錫命之後。天事已盡。而勞其人之自為。豈惟勞于自為哉。天亦勞之。天之下亦莫不勞之。天澹澹於空際。亦何幸有生人之樂也。夫中和者。性之理。實天命之徵也。言天而并及地。言天地而并及萬物者。君子之功也。是故未嘗出而仰觀天俯察地。幾不信君子前此之戒懼何故也。由今思之。而未生之天地。高深何以起。既生之天地。高深何以留。然後知我之所見為天地者不可量也。而可量也。悟天地之心則平成

如此是子思理而矣

後氣

更後

可云德不可云理性即理也

分須戒懼慎獨極是但欲做作華情反似為住育而致功者此文人要好之病也

語疑而結意

之奇績揔不疑精微以外之事矣然君子兢兢戒懼以致中者終不敢
位天地而天地位夫以人位天地則必不能位天地而天地自位則日
做焉字意則是而語太鑿
星雖遠川嶽雖神天子且若得設官而分職焉積氣者吾還之氣也積
數言老潔當理
形者吾還之形也吾有天地之體寔有中之體而已天地位焉天地位
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是故未嘗出而仰觀天俯察地遍稽萬物幾
不信君子前此之慎獨何故也由今思之而有聲有色生成何以一情
大生廣生春秋何以一氣然後知我之所見為萬物者不可盡也而可
盡也覩萬物之要則曲成之盛事揔不出河洛以來之理矣然君子勤
勤慎獨以致和者終不敢育萬物而萬物育夫以人育萬物則必不得
育萬物而萬物自育則羣類雖分性情雖異王者且不難為父而為母
焉遠其害者害相遠矣近其利者利相近矣吾有萬物之用寔有和之
用而已萬物育焉

天地是萬物之統體故宜根戒懼主靜說萬物是天地之散用故宜
根慎獨應用說朱子先分之而後合之方見立言之的當渾圓今文
未能的當便要渾圓中和位育一併作圓圖話且有單承慎獨而言
者單承慎獨儘是便捷何以不可蓋謂獨即靜體則理路不明若欲
遺却靜邊則用功無本此等俗解最為害事此文焰註分疏可謂遠
於俗而安於理者矣至于立格之古用筆之超揔非凡手所得而幾

也。筆斷評

孫評詳矣。但戒懼是統體功夫。兼動靜言。今云主靜。靜體。靜邊。亦非是。此未嘗非俗解也。然由來久矣。○起手總提一段。或以為得元法。或以為不可提。皆拘腐之見也。提又何害。但此尚未見有妙理得力處。則亦可有可無耳。其文之高秀。不愧靈氣仙才。

天地位　程

天地位焉　二句　吳發顯

極聖功於位育。而性斯盡已。蓋天地。性之自出萬物。性之大同。位焉育焉。厥惟盡哉。今夫人不能為功於其事也。止克無虧於其理耳。抑知無虧於其理。乃即為功于事哉。何也。受生之始。業已挾其全量而來。吾如其量以全之。而量未全。蒸生原不受損。量既全。至聖究不加盈也。則孰如致中和者乎。中和未致。吾天地中一物耳。且萬物中一物耳。不物於物。乃不物於天地。不物于天地。乃能物物。要非盡性至命。曷克達天哉。顧命我性者天耳。而何以極天。即可蟠地。則地統乎天者也。蓋天運于空。地奠於實。空者布氣。實者成質。無質以麗乎其空。則天之氣窮於無

有分曉

惟其有受損。足改位育閑義耳

分號得橫渠之旨。不是持文中附會之言。

辛卯

所附而天之命息矣故言天兼統地者所謂兩在而存其一神也抑盡天性者我耳而何以推己并能及物則盈天地皆物也蓋天地之生生以氣聖賢之生生以理氣者吹萬理者渾一無至一以體乎其氣則我處物之卑局於無所瘠而天之命人息矣故言天地并暨物者所謂不害而成其竝建也天地定位聖人成能故天地位焉而要非越于大中之在上也確然者示易乎我則知易隤然者示簡乎我則能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是之謂中顧凡人離理而失術則受中以生不克建中而立慎於未發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見天地之心遂洽天地之儀性之未盡我國天地之內性之克盡天地在心之中故其馨德可以上升何

直稱章首

物育也歸天命

定境

復亦是已發

明白無疑

資登封于蒼璧稽中乃其測土何須下禪以黃琮哉由是乾道變化[illegible]正性命故萬物育焉而要不越夫太和之保合也見乃謂之象乎我於象中窮理形乃謂之器乎我于形上見道而理道之變化可以宜民是之謂和顧凡人遷地而弗良則稟和而泰者不克式和而否慎於既發豫其順天地之動乎順天地之動而品物亨亦觀典禮之通而大人造性之未盡物為天地之物性之克盡我為物之天地故其大理物博何必游麟鳳于郊藪德產致精何必侈貨貝于殊方哉致中和之功如此

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幾猶敦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

一貫之理也。文於此一綫不走。而所言皆正蒙理窟之蘊。與空文調串者不同也。○位育是寔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虛空去。只看末世俶擾汨陳。灾沴夭癘。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物。未嘗不位育。即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天地位　吳

君子而時中

張九徵

不自恃其君子而中之義全焉矣。夫君子則未有不中者而非適於時。則又未可執之為中也。君子所為慎其幾哉。且天之生才不乏而定大業於天下者。必咸推曰君子。豈君子有殊異歟。蓋執理以御事。一己無勝萬物之才。小心以觀理萬物不足勝一心之用。此所謂協於克一。動罔不臧也。吾以中庸屬之君子者。蓋以既積功於克己。則志氣日著其清明而無然欣羨。無然畔援。自達於純粹以精之域。既耑慮于省私。則性情日嚴于微密。而知至與幾。知終存義。自造於易簡廣大之原。君子矣。而未敢自恃也。亦云時中而已矣。時有自微而顯者。其幾在朕兆未

不是解中字　不切　時中二字拆不詳　不是此題開口處　此句　此便合　君子以德言頓此二比而字　界分方清　出詳　單提持字說便粗

乙酉

開而悅心研慮之人已密為亹亹而贊贊。瀠河啓畫、何以有演疇設象之文、玉藻垂裳、何以有五禮六樂之飾、時之所不易、中之所不易也。君子知夫先時者躁、後時者荒、直與為奉若焉而已。時有自常而變者、其端在聲色不大、而知來藏往之人、已力為翼翼而孜孜、揮絃之與秉鉞、揔謂守經、破斧之與剪桐、揔名篤愛、時之所不違、中之所不違也。君子知夫過時者僭、不及時者怠、直與之為偕行焉而已。蓋人具全易之理、以居身後可守一卦一爻以為用、安安而能遷、則六位皆龍德之正中、而非有盛衰優劣之異、所以有事為天下君、無事為天下福、天下見其蕃變、而不見其慎小、謹微以祈告無過于天下後世者也。人能具太極之理、以為藏後可即分陰分陽以為應、從容而善中、則四氣皆天道之適然、而非有往來屈伸之介、所以壯夫之於剝爛、傾否之於泰寧、天下見其循環、而不見其潛移默救、以祈還無事於世道人心者也。嗟乎、唯精唯一、千古有擇中之學、擇中者、擇其時也、窮神知化、千古有乘時之業、乘時者、乘其中也、非君子孰能與於此哉。

此題註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惟戒慎恐懼、存未發之中、有君子之德、全體皆中者、體也。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者、用也。一句中分兩意、是從而字上玩味出。時講貪發下截、竟忘上截者大非。時中是隨時事事處中、不論上下常變小大、時講偏說向治世濟變

上去。只欲說得恢奇好聽耳。隨時二字含兩意。一日之間。隨事處中。是事事各有一中。又同此一事。今日如此處之為中。他日又如彼處之為中。是一事又各有一中。堯舜只言中。不言時中。已包時字在內。中庸恐人認執一為中。故着一時字。其實時之所在。即中之所在。未有不隨時而可為中者。非中猶未善。又另有時以成之也。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為戒懼。炤下無忌憚也。炤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而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此解最確。此文一起。清出而字轉意。抉題真神。現題正格。餘尚界在離合。才智亦純駁交半。分別觀之。餘選評

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炤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于己。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于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慎恐懼。而不

及慎獨煞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君子而　張三

君子而時中　蔣超

審君子盡性之學而隨時之義著矣夫中自率性時已具隨時出之斯庸道立而品業定也中庸以為鴻名建而他端不會焉大道行而異流遥阻焉何則高世而圖真者經世之本立憑候而作則者基命之用宏（落据樞要對勘分明）精謹發猷寔有其潛確不可移者焉非其軼之謂也以吾繹思君子抑（真脉直貫）自戒慎恐懼以來中建于內和應于外已徵庸道之流行無不遂矣然（提出庸字獨具隻眼）而業標鴻駿第以章蕃變於粹穆而性事之發皇者醞深醰遂直與天地共其推遷行徵懿爍第以揭成迹于人間而內業之息深者育本謹（深得章句之意）微直於夙夜調其通復故言中而庸可隱君子性盡即道盡也言時中

而和復可該君子天合即人合也微彰剛柔之用顯既寔其事靜亦貯其理肆其外而以為弘邈焉悖矣君子怡美中期既藏用于一心動身彰知更顯光于當世兢業自將而積誠待發貞于期者時累竭而人事生使上天之雨露霜雪若與人共有功名之事後亦制先〻亦制後攬道以耦變者周行自坦易也吉凶悔吝之來跂之則加煩安之則自輯跼于中而以為因任焉敗矣君子蘊懷開遠五行既全其氣蒙難艱貞百觸亦樂其天震虩自光而瑋業潛耀久其道者險阻盛而大業來使一世之風雨晦明俱為上士增師傅之席經成告之宜權成告之用隨往而杼妙當者通移有嘗勝也蓋時值昌期則應為彌顯疏觀大易一聖祇備一爻之義曠覽乾初一代祇傳一事之奇天地固自寬平陰陽固自調泰一人因仍其舊而新與理集獲大美而不可舉以過報奇福而不可開以禍一則為嘗一則為變君子祇奉其明旦之天而已彝倫攸斁則羣聖有功時無揖讓湯武繼以不得已之勛世乏褒誅洙泗流以善斷制之誼古今多於道路忠孝運于舟車一人審酌其奇而終歸平淡東山亦愛其父昆西山亦愛其父昆一以為貞一以為黷君子可以考視履之吉焉矣敬以制事故變而不失其正學以守數故積而生心於時中庸舍君子何屬哉知英雄自戰兢惕厲中來則知君子善用中庸矣

瑰奇絢丽之文。於理脉枝妥節帖。便是難事。○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為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于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兼中庸。中字根戒慎恐懼。真是一滴歸海。水屑不漏。

君子而　蔣

君子而時中　許瑤

備德以乘時。用中所以無盡也。蓋使有中可執以求君子。則中非矣。君子亦非矣。惟時生於心。故確以其德繫其理爾。且戒慎恐懼之義。中庸之始基。即中庸之極功也。至人不世出。而惟淵微之常悉。歛全德以自成。至教不苟傳。而惟羲先之常存。本一心以合理。戒懼生時時生中戒懼生君子。君子生時與中。君子中庸。此渾而名之也。君子之中庸。則既析而繹之矣。渾而名之。則即其備德之人。而該所備之理。至其備理之由有因。吾本然之小心。而得當然之權度者。析人與理。則通變生其間。而妙用以見。且渾而名之。則即其所備之理。而盡備德之人。至其備理

（一句了貫）

（此病出于子書）

（從上之字追出而字之義獨見豔渺）

之先有立吾不敢不然之素志以得自然而然之至數者析理與人則斟酌顯其際而本體先存是先正其為君子正其為君子而建中之則以昭乃授之以時授之以時而擇中之用斯著天下之理本無容有其一是時而是焉過時則非矣時而非焉過時又是矣是中幾無處可方物而於穆之命變動不可方物者即其方物處矣惟有奉若之君子防非幾之入夙夜將其恒敬明昭事之原隨念合其咸宜彼一理之所宗皆於穆之所存也無往不敢謂中者無往非中也天下之事本無容執為必然先時而必之時至而不必矣後時而必之時往而又不必矣是中亦無際可擬議而流行之朕圓融不可擬議者即其擬議際矣惟有明旦之君子齋祓於深宮既出王之俱惕凝承於動靜又明晦之必皆彼萬事之所稟皆流行之無朕也念念慮有不中者念念皆中也蓋世運危剝君子未嘗不逆挽時之危而默為斡旋不知一中之宰還足以造時陟降之原天創而人因之參贊之用人創而天亦因之古來授受放伐不過與晝夜呼吸同為翕闢之利景命監觀君子未嘗不預立時之宗而潛為啓受不知一中之契只以時合時雷電修省氣作而志從之福澤休美志作而氣亦從之古來蒙難艱貞不過與雨暘寒燠共還易簡之符中之時義大矣哉

而字不懂者竟混過其知者亦不過用折腰體出之以為了事矣那

浸如是分合洞穿。縱橫奇剏。○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文能攝此兩義。

君子而　許

君子而時中

沈在漏

時中即中庸小人有反字

中庸至君子而定。惟其與時偕行也。夫中庸不盡君子也。而時中則君子獨矣。烏可不嚴其辨哉。且自世有君子而天下之人。共託君子之名矣。自君子以中庸著而天下之人。各為其中庸之學矣。自今觀之。君子之名。不正於今日。而學術其未可知也。君子之中庸。不明於今日。而吾道其未可知也。

是上節及上句題語在此即成閑話

前半犯此病而或反賞之何也

子固言君子中庸矣。此以正吾道之統。將使總起者有所望而趨。猶未寔求夫君子之中庸也。抑以大吾道之防。將使叛正者有所悔而及。猶未明著夫君子之中庸也。夫係君子於中庸。而不進觀其致此之力歸中庸于君子。而不詳著其積之之能。則天下之人。又烏

閑話

也是上句題語

觀君子之不可及也亦知夫君子之中庸固君子而時中乎天生君子必予以清淑端亮之姿而君子自敬其身不忘其震動恪恭之意蓋其德性已然矣循是而往寧無時之所會中忽以窮而變者正非曰恃吾至正之學遂可毋動為大也事在已有引經可以斷疑理涉未然因心可以起化所謂同乎人者守正而異乎人者至命耳世尊君子幾不測其淵微廣大之藏而君子自治其躬不敢忘其戰兢惕厲之志蓋其學問已然矣循是而往寧無時之所乘中復以變而通者又非曰鼓吾有為之氣可以達天而行也赴機如鷙鷙而其動也光明退處若嬰愚而其靜也嚴密所謂可學而至者立本不可學而及者適化耳是以君子

○重○後○君○

○子○一○藏○而○字○轉○折○方○出○

○君○子○之○德○無○性○學○說○是

○君○子○而○不○時○中○者○有○之○

○下○千○載○單○說○時○變○亦○殊

在上則中道行或執中以成其用或建中以大其猷其為大業所關無疑也至于創非常之原行動民之事而有所不辭似于大反前經矣君子曰時之所在不敢不及也君子在下則中道明或廣教以大吾道之傳或著書以闡誠明之旨其為微言攸繫無疑也至于沉淪以沒世疑謗以終身而有所不恤疑于未合機宜矣君子曰時之所在不敢或過也蓋時則至變雖庸亦嫌其為常所束也故不言庸第言中時中則至精雖君子亦多有未臻其域也故不直言君子時中進言君子而時中彼小人何足以語此

○語○對○無○忌○憚○是○但○在○上○在○下○皆○有○過○不○及○分○配○却○不○妥

○二○義○精○到

意匠刻新不與凡構爭粗俗其道着處直是剔肉見骨○不輥過而

字一折極得第時中正對無忌憚文却將戒懼意講入君子二字而下節只道得箇時字義亦解題未精融也

君子而　沈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姜岳佐

○理○是○把○得○題○住○

虞帝不自有其知而道無遺于天下矣蓋人唯自恃其知而知已不大矣好問好察其于天下豈尚有或遺者哉嘗謂道之常行于天下者皆散現於知能飲食之中恃一人之明足以收之也故一人有明道之任而天下為備道之區非求之必本乎誠而取之必期其盡殆未易收焉矣若舜之大知何如乎濬哲之風成除于亶錫知之本乎天者臣隣之所不能增益也而當日虛中以受有不自著其聰明而日見夫疇咨之意精微之授受協于文思知之全乎人者恒庸之所不能窺測也而當日下體不遺有不自安于邃穆而益加夫明察之功吾于是而知舜之

是○道○之○所○以○行○即○

○每○用○中○却○扣○定○本○位○

○頓舜字二○比○接○上○包○下○不○同○虛○唱○

舜字一喝全下

得成其舜者蓋寔有所好焉矣其好問乎大知無徧物之煩與其求多
（索動與末句呼吸相通好字標出好）
不若其求簡也而舜固不遂求之簡也欲簡以馭多之全必先多以備
（直從下文逆入己包一中字在內却參和題位）
簡之理亹亹焉諮諏之所及有不止于岳牧之都俞者問有盡而問之
心無盡如是而理始備焉也抑大知無騖遠之志與其謀衆不若其謀
獨也而舜又不先謀之獨也有獨以納衆之紛必先衆以全獨之量故
故焉廣益之所通有不盡于時巡之訪采者問有窮而好問之[illegible]為無
窮如是而量始全焉也而猶未敢謂己備也因問而得言而言之所詘
不于其所尊而每于其所忽邇言其至忽者也于此而略焉則我之所
（下二句層層快透）
不必備者而遂略焉矣則我之所必欲備者而亦遂略焉矣語則有以
審鑒之凡百姓日用之恒皆天子拜稽之至也蓋審鑒則已博也而猶
未敢謂己全也因言而有察而察之所失不于其所重而每于其所輕
邇言其易輕者也于此而昧焉則我之所必欲全者而竟昧焉矣則我
之所不欲全者而亦竟昧焉矣舜則有以研究之凡愚夫片論之長皆
聖人千慮之得也蓋研究則已詳也其好察邇言也又如此有問以廣
察之基故一人之相求無已有察以盡問之蘊故天下之自獻無餘此
（是無遺善可知）
而弗略殆無或略焉者矣此而弗昧殆無或昧焉者矣請進觀其隱揚
而執用者

是文有數善此舜字承上句即統下四句與末句伫呼應若粘住本

句便非一善也。此章重行處意多。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住。此只拔拾得中之作料耳。他人但解做大知取善。不能照管下文。即照管亦不能攝起中字。二善也。四句逐節蛻出。問之中雖邇言必察。是蟬聯兩層。若看做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三善也。邇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文一步緊一步。語正未了。人都說煞。此能處置四善也。

舜好　善

進稽古帝。可兩因所好以徵智之大焉。蓋恃智者。必不能問與察也。乃舜之所好已若此。能不係人思哉。嘗謂天下之人。無非明道之藉也。即無非行道之藉也。則亦安可內之多所恃。而外之多所遺乎。故不見已而見世。乃克深乎已者矣。不見識而見情。乃克深乎識者矣。然則以大知歸舜。能不即舜而進思之。自人心之愚也。守之于已。而既無以見理之全。諮之於世。而或有以見理之偏乎。乃始焉因愚而不能問者究且因不能問而愈成其愚。夫問之為功。雖處于勞。而較諸作聰者則甚逸矣。似亦盡人宜問而無如中之不好何也。以舜之濬哲聿昭。斯世之人。

取好字不切

逐層剔出

好頓跌

可知兩好字難正是舜之所以大智處

亦何足以承舜之問乃舜則忘己之為舜而問至是以無心而彰其好舜正見己之為舜而問愈至是以有心而益彰其好也則得因舜之大智而遐為邇曰舜好問而未已也自人心之昧也遠考衆說而既無以辨理之歸近考恒言而或有以辨理之介乎乃始焉因昧而不能察邇言者究且不能察邇言而愈滋其昧夫察之為功雖處乎繁而加諸邇言焉則甚庸矣似亦盡人宜察而無如中之不好何也以舜之文明素著斯世之言亦何足以承舜之察乃舜則忘言之為邇而察加是好不與邇言期而好自至舜即見言之為邇而察加是好正與邇言期而好愈至也則得因舜之大智而遐為稽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大未已也是故咨於四岳好問也夫詢于芻蕘察邇言也夫人君其法之問察以成大知無不解道正惟夫知故能好問好察此一層不透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着大舜身上文雖輕淺而此意分明

惟大智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益大而意亦遠

舜好問　張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倪懋祚

觀虞帝之所好、若不見知之在己也、蓋問而云好、其集益者已廣、況於邇言而好察之乎、舜之大知、亦可見其端矣、中庸引聖言以明道若謂、凡人可以隨所見而取之者、唯此知耳、要非出吾心以相資不為功、古之聖人、於我無矜心、即於物無棄理、非獨虛受者宏、亦其係念者切耳、吾何以稱舜為大知也哉、天下足已而自隘者、未知理之至賾也、愚者見理在一身大知見理在一世、攬衆美以牖其明、則隨在多引伸之物、天下見物而輒棄者、未知理之無遺也、小知於深微見淺近大知于淺近見深微、統羣謀以宏其悟、則觸物皆啓迪之功、以觀之舜、吾見其好

好問察處正是大知

（總是大知之問總是好問）

問矣有所疑而問者其問略無所疑而問者其問詳舜非有所疑者也而不敢自以為無疑則咨詢所以殷耳人見工虞岳牧皆得進而佐天子之猷以為周度靡遺也豈知其篤于寤寐者誠哉無所待而問者其問可已有所待而問者其問難已舜非有所待者也而恒若自見其有待則挹注所以廣耳人見瞽史芻蕘皆得登而廣合宮之聽以為咸受不拒也豈知其本于康色者深哉而未已也因問而有言者言以問而著因言而有察者察以言而深則或者精微之論進而繹思庸衆之談屏而勿錄乎孰知舜之好察者正在邇言也蓋言在人而非問不宜理在言而非察不著是察者我與言相晰之幾也至于恒道之說而亦深其研慮焉則其研慮為已勤矣抑問以集衆人之言其所受者在外察以精一己之問其所取者在內是察者我與物相貺之由也至于尋常之論而亦精其思維焉則其思維為已勞矣不立一意于問之中故不遺一理于問之外不存一見于言之先故不倚一見于言之後舜之大知不於此見其端也哉

（有下大數意在）

（在問中探取）

（察字獨開生面化手總混逆矣）

摠做者混而不分說了又說畫成兩開失却逐句脫卸之義體用層截理自側串中間而字轉渡一段如良御回鑣長年捩柁得控駕之妙○上截說做疑了問此不是舜之問說做沒緊要問又不是舜之好問此方是舜好問下截大都說做問邇言耳此方是好察邇言

舜好　倪

君子依乎中庸　郭珝皇

以所依觀君子、有獨得其正者焉、蓋人皆在中庸中、而依之者君子也、又何慝怪之足云、嘗謂、至理自在天下、而惟心乎理者、不于理之外有所分、自不于理之內有所間、則君子稱焉、君子無異也、而君子之心則異、君子之存心固異也、而心所存之理人終不異、其所知者、皆人之所共知者也、以共知者專其心、自不以不可知者分其念、天下即有易吾知者、而君子則不為所易也、知其所共知而已、其所行者、皆人之所共行者也、以共行者正其趨、自不以不可行者歧其守、天下即有誘吾行者、而君子則不為所誘也、行其所共行者而已、顯之在飲食之常而精

（文中不應有此）（混調妊）（中庸）（封針索隱行怪講為汙）（依字獨親切他人）

皆說話矣

之在慎獨之際身與之合者抑且心與之一矣嚴其功于不睹不聞之中而澹其情于為率為修之內始焉而安之者抑且久而忘之矣若是者何也中也庸也乃君子之所依焉而不遠者也而人何隱怪之足云

此句緊對索隱行怪他作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泛拈從違安勉亦不着癢處惟此的當簡老

詩云鳶飛　節　程文

中庸明道之費引詩而繹其旨焉夫鳶飛魚躍詩非為道言也而以言乎上下之間則備矣觀其所察道之費為何如哉中庸引詩之意若曰天下之可以言傳者舉非其至也夫惟至理無窮羣言所不能盡者乃可就一言以思之吾言道而至莫載莫破費止矣雖然悟道於幽深而當前無顯示之實則隱微必慎者何謂也求道于廣遠而隨在無備著之形則須臾不離者何謂也不聞旱麓之詩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其言大可思矣鳶魚為偶觸之象而飛躍之性自如天淵亦難測之形而鳶魚之情各得吾因詩之所已言而思其言之所以立且推詩

開口便超然

如此說方不錯作禪會

言之內外都徹

言字不落空油

之所未言而悟其言之所以通由今思之蓋言其上下察也無所或分者道之至一一以理而不一以形也于此而見焉于彼而見焉充周于兩間者任人取之而皆有以自得有若此之昭垂者矣有所至足者道之大全一一以氣而寔全以神也執之而拘焉略之而失焉洋溢于無盡者任人體之而不得其所止有若此之燦著者矣以心遇道者道不自心生以物窺道者道不因物化上下之察如此果何以量其費哉

（理○窮○洞○達○）（收○歸○人○身○却○只○是○說○道○體）（四○語○）（充○非○人○所○能○道○）

逐句從平實中發明精徹而活潑潑地契緊為人處照用齊到此方是儒門活句若但向活句理會越走越遠最上不過墮落狐禪其下者只弄得箇文架文法遠到不得狐禪脚下

詩云鳶飛　一節　孫蕙

道昭上下咏詩而愈知其費也夫鳶魚豈足以盡道而飛躍則可以悟道也上下咸察道之費何如哉且吾言君子之道既累詞以言其費矣而類以相求而愈深則正容而談不如其引伸而悟也蓋意見執而皆跡形象顯而忽通固有詳論焉而莫測其故者即咏歌之所指而如或遇之也道之莫載莫破如此吾將進而歌詩夫人考義窮年每不解當前之名數而感深者以為非無故而然故理日出而不窮觀一理可以悟萬理之原夫人服習終身亦相忘偶著之觀感而冥悟者以為必有為而然故象日衍而無盡觀有象可以思無象之始詩殆有以示我矣

（承○）（得○此○語○便○不○淺○麗○外○宗○風）（頭○前○指○示○出○以○焉○）

有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顧吾思之天下之象數目繁有意執之而皆累所見者隘耳乃觀于鳶魚若無意于飛而不知其何以飛也無意于躍而不知其何以躍也非有至於鳶魚之內者而何以使耳目之前皆心思之所不測者乎則靜有以立其體動即有以顯其用一行生之自著有然吾心之理道靡窮曠懷遇之而皆達其思相通耳乃觀於飛躍鳶未嘗期乎天而性若于天相習也魚未嘗期乎淵而性若于淵相習也非有立乎飛躍之先者而何以使形象之微皆神明之所無間者乎則存之達全乎性始推之遂盈乎寥廓一氣化之自運有然于是而知其言鳶魚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其言飛躍也各正性命道變化也其

（方說得寔際出）（淺語却有精義）（此一段用經學熟化非老手不能）（兩自字著眼）

言天淵也高卑定位禮制行也其言戾天于淵也日用不知[illegible]也然則上際下蟠孰非其所著察者哉是故淺視道者每以可見為寔而以不可見為虛不知名數之遷流達觀焉皆為無窮即鳶魚而可以見道即鳶魚而未足以盡道則智愚咸歸昭曠之域抑深視道者又以浩渺為高遠而以形質為卑近不知觀感之流形實體焉知為無盡見飛躍而可以悟道見飛躍而即可以體道則聖庸共遊繁浩之中矣

奏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為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

也。就是論文。無愜意者。稟經酌理。神趣自生。不落油口機鋒。此殆橫秋之鶚矣。

詩云鳶　孫

詩云鳶飛　一節　朱萬綺

咏詩而見道之用。其所以察者可悟矣。夫上鳶下魚。至察矣。詩何嘗進言之哉。子思以為此足明道之費也。意曰。凡觀道者。毋取乎其專靜也。專靜則靜之體難弘。（至理無人會及）蓋亦從其動者而觀之。天有四時。地載神氣。而庶物露生焉。無非教也。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鳶魚動物也。飛躍物之自然而能動者也。戾天于淵。亦其動之所必至也。（便有竦動處）（層層體帖精切）號物之數有萬。而無鳶不飛。無魚不躍。此愚不肖之所能辨也。（本地親切）日覩其形。以為魚鳥之邊。無時不然。而含生者正不知其變化之何故。（此理已顯也）載道之器甚多。而莫上匪天。莫下匪淵。此聖人之所難盡也。縱覽其際。以為天壤之間奚物。

不有而任運者未嘗名其施設之所從斯其氣舉之欤抑理舉之欤我（誰敢如此稱化言之）必曰氣舉之矣氣無畛域托百昌而昭蘇焉氣舉之則理亦潛寓于此（直從首章首句來）中矣而詩不言言其昭蘇者而已斯其性為之欤抑命為之欤我必曰性為之耳性貫人物徹兩間而融顯焉性為之則命已流行乎其中矣而詩不言言其融顯者而已道誠察矣哉則費矣哉察乎上而日月霜露之中疇不可仰觀而得察乎下而濬川敷土之處疇不可俯與相親（雋甚）君子其如費何若乃知我謹獨有不越衽席而備乎人道之大者費又其如君子何哉

人於此等題寔怕寔講道理曰腐曰執着故寧取空滑一路不知寔講則雋快安得腐寔講則通明高脫安得執着彼空滑者未能腐與執着者也腐與執着者未能寔講者也揔之不曾讀書講學而欲猝乍到此也大難

詩云鳶　朱

詩云鳶飛　一節　楊旬英

見物者無非道、於詩得其通矣、夫天下之道不盡言、則天下之言不盡道也、由詩言會之、不既其察矣乎、嘗謂道無可言也、此昭則彼棄由乎其見偏也、道有可言也、得一則多通、存乎其善會也、要以天下有不盡之言而無不全之道、大小多殊、觀上下無遺跡也、莫載莫破、道將無可語乎、道之即物而形者、從一物言之、亦自徵其燦備、而一物之名將不勝指、故由物觀道、謂任舉一物則可謂質求一物則不可、道之隨物而見者、從物物求之、亦遂得其廣通、而物物之內尚復多遺、故以道觀物謂無物非道則可謂何物是道則不可、詩言之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晉○人○塵○尾○間○無○

○此○神○發○

○彈○指○無○非○名○焉○

夫寥廓之宇不名一處詩則以任而天游者觀萬物之指抑蠕動之倫不名一族詩則以動而各足者類萬物之情曰鳶曰魚夫婦之倫具矣（此一句是一章）（宗旨是一節語要）曰飛曰躍知能之效觀矣曰天曰淵天地之量昭矣曰戾天曰躍淵聖愚不肖之數盡而凡人有憾之數亦盡矣雖然自詩言之曰鳶魚也飛躍也天淵也自吾言之曰上下也自詩之言言之上者天下者淵鳶在上魚在下曰言上下也自吾之言詩者言之上匪天下匪淵鳶無飛魚無躍曰言其上下也然則上下之間固若是其燦備矣乎物不寄于冥而寄于形境不曠于虛而曠于有為之耑舉一物而物物之理遁為之偶舉一物而物物之理存則物固可形物固可指也上下之間固若是其廣通矣乎即形者有盡而索理者無盡即境者有窮而觀妙者無窮為之博陳萬物而一物為萬物之窮為之隨悟一物而萬物為一物之合則物固可陳物亦可棄也故曰察也然則冥悟于無形何若參觀于有象敷陳于有故何若妙會于無方是在君子哉

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真消息耳粘鳶魚不得離鳶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耶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寔有底便是天懸地隔能闡發一箇察字煞分明

詩云鳶　楊

君子之道　夫婦

歐陽暹

結言道之費、有可因端而見者焉、蓋道不盡于夫婦、而未始不見于夫婦也、即造端以思、不可見君子之道乎、中庸結言之也、曰、吾嘗曠觀夫道、而知道不可以一端盡也、吾幾反覆于道、而知道亦可以一端見也、夫人紀即性命之肇修、而居室為名理所托始、即前言而申思之、夫固可因端而起悟矣、試言之、道備于君子、君子必有全乎道之量、乃淺言之而不得以淺置之者、以道有不遺于淺者也、道統于君子、君子必有夫乎道之功、乃微言之而不得以微忽之者、以道有必見于微者也、君子之道何如乎、道無所不該、而不能不有所由始、故道存乎知、而知必

二語親切

只輕輕地說

二比

有知之端道存乎能而能亦必有能之端則因知能而思知能之端也（將造端二字作一步不急出夫婦以養局）果何在也道無乎不備而不能不有所由基故道見端于知而必從所造以為知道見端于能而必因所造以為能則因知能之端而思端之所造也又何在也（方出夫婦還他結上語氣）則仍不外吾所謂夫婦者近是日用之際何嘗豫擬一道之名孰知名之所隱者即為理之所存乎是有道而夫婦由之以定者有夫婦而道亦由之以彰也有如此室家之恒何嘗顯設一道之事孰知事之所屬者即為神之所寓乎是夫婦不能外道以為夫婦者道亦不能外夫婦以為道也有如此惟其然而知道之不可離者即此（結出不可離大旨）端也人能離道能離夫婦乎人不能離夫婦能離道之端乎故淺人以（見此題）為惟薄之事者君子直以為戒慎之功惟其然而知人之不可須臾離道者正以此造端也人可須臾離道可須臾離夫婦乎人不可須臾離夫婦可須臾離道之造端乎故學者以為刑于之恒者君子直以為中和之業進觀其至又何如乎

註正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于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

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此文末二比極道得着寔却只是夫婦二字看得真確也○句句是結上文口氣故佳

君子之　歐

庸德之行　二句　王言

道不外乎庸當思行謹之無容緩矣蓋德言所在即君子之道之所在也行且謹焉可以其庸而忽之乎且論道於天命之初言中足以統庸而論道於率性之後言庸亦足以統中何也大道淵微之數即在日用物恒之常所以至人而謀庸理益成其至庸人而謀至理不終于庸也丘致審於道之有四豈遂安於未能也哉因即君子之道而思夫庸德已夫德者道之所由凝也子臣弟友之際莫不各有一道也即莫不各有一德人無有遠人之道也豈有遠人之德乎所患違道者終以為庸也而勿敦厥踐履耳苟循是而見之行則人紀之內即為天經地義所

借中庸拈閒亦佳

落脉清真

行字不倒

行字即在上文定發而不犯下位

從昭故孝弟發於至性非行而至性亦虛忠信出于天懷非行而天懷亦偽丘竊自審焉但覺舍行無以合夫庸德舍庸德愈無以合夫道也如是而率由之庶幾循循罔斁焉耳夫果其循循罔斁焉否耶抑即君子之道而愈思夫庸言已夫言者道之所由明也子臣弟友之間莫不各秉為德也即莫不各發為言人即有遠人之道也豈有遠人之言乎所患違道者終以為庸也而弗矢諸嚴謐耳苟鑒是而加之謹則彝常之際即為聖訓王謨所莫外故言于父兄非謹何以致其順言于君友非謹何以格其微丘竊自念焉第覺舍謹言無以進乎德舍德愈無以進夫道也如是而慎持之庶幾凜凜勿失焉耳夫果其凜凜勿失焉否

動下贅而弱

謹字便有餘意

聖不足有餘之間又可得而進詳之矣

題有下文寂難于實諸文竟看似行謹二字在庸德庸言上之字在行謹字下故轉側俱碍又有避行謹二字不敢觸着止將庸德庸言空纏更淺陋無味只此作能却諸病講行謹亦止于本位不倒亂之字語氣

庸德　王

庸德之行　二句　王奕騤

君子為道於庸、德與言皆不遠人者也、蓋人惟不求之庸、而道始遠人耳、行之謹之、德言豈有他務哉、嘗謂、古之聖人皆庸人也、日求於庸而已得聖、今之庸人皆聖人也、日求於聖而并失其庸、則何故哉、然後知彝錫之原、反之己而各正者、責之己而難全、君子之不遠人以求道也、夫固有欲遠之而不可得者也、君子之道、皆所未能、行念之矣、事至易者為之至難、知其難而委之不可也、吾所當加厲於君子也、理極深者視之極淺、見其淺而置之不可也、人所當究圖乎君子也、而於何加厲之而於何究圖之、則有德與言在、全乎子臣弟友之屬而為德、天下亦

止有此德耳自夫人有不庸之德而此德遂以庸名德之為世棄也久矣不知其庸而德不行知其庸而德愈不行也則亦未知吾德之全量也愚不肖入焉賢智入焉聖人亦入焉極之至天地之大入之而無不入焉而後知庸德之量如是其無方也哉不然天下神奇之事何不可以見君子之材而顧屑屑焉於此行之而且屑屑焉非曰行之而惟庸德之行接乎子臣弟友之中而有言天下亦共為此言耳自夫人有不庸之言而此言遂以庸著言之為世亂也久矣不見為庸而言不謹見為庸而言益不謹也則亦未見吾言之分數也聖人出焉賢知出焉愚不肖亦出焉放之至隱怪之流出之而皆所出焉而後知庸言之數知是其無涯也哉不然天下紛賾之機何不可以成君子之教而顧斤斤然於此謹之而且斤斤然非曰謹之而惟庸言之謹蓋日用飲食之質即上蟠下際所繇隆語默多寡之分即出聖入狂所自致人不知行謹焉耳苟其行且謹乎而有餘不足之故又自知之矣

清机流辨簡言居勝

只透發庸德便見不足意妙極

用反掉流剔題中之字出題奇甚

便見有餘意

簡潔高老之中理致刻深自饒奇險宕佚之趣此先民神境也○看行字便具不足意看謹字便具有餘意然人于此二字中取下意動手觸碍都成題外閑文此即庸德庸言中勘透不足有餘落行謹處不用起下而下意已到兩之字正位安然故文章高處全在理體識見不在挑弄虛架子

庸德　王

庸德之行　歙畫　鍾千亭

德言有不遠于人者君子求諸庸而尤加勵焉夫庸德庸言皆道所存也行之謹之而猶以不足有餘為慮其求道為何如哉子若曰論道于體備難期之後而體備之功乃愈出蓋道之不遠于人者惟恒常之共著而人之不遠于道者貴律度之交全故從事修途則與為敏皇與為兢業每推求而靡竟耳如子臣弟友丘既槩乎未能矣未能者丘之所歉非丘之所辭也然以為可能而忽焉則竟忽焉矣而君子懋修自矢即在人所易忽之端且未能者丘之所愧尤丘之所勵也使以為已能而安焉則又安焉矣而君子允迪維勤更在人所見安之處是故道措

（弱句）（落脈得自有）（自勉之神更覺君子不突）（轉落本頭直取）（君子是）

于躬則為德。〻本于道則為庸德。君子固庸德之行焉。夫君子有不行。行則百世賴其勳猷。而謂僅經常之踐履乎。顧天下無遠人之道。必無遠人之德。唯率循不越。則行之〻日刻勵以圖之者。行之〻餘必優游而赴之也。抑道彰于口則為言。〻本于道則為庸言。君子又庸言之謹焉。夫君子有不言〻則天下欽為謨誥。而謂僅彝教之昭宣乎。顧天下無遠人之道。又安有遠人之言。唯兢惕為懷。則未謹以前。尚口之是戒者。將既謹以後。可捫舌之無箴也。審若是〻豈猶有〻餘不足者煩君子之廑念乎。雖然。不行不見其不足。行之而始見其有所不足也。不足于行。即不足于道矣。君子曰德而不行。何以無負于羣倫行而不勉人。何以無慚于夙夜。而欲其暇逸以處也。敢乎哉。抑不謹不見其有餘。謹之乃愈見其有餘也。有餘于言。必不能有餘于道矣。君子曰言而不謹。其貽譏于物望者。必多謹而猶盡其抱疚于隱微者。益甚而欲其肆口而陳也。又敢乎哉。然後知天下唯庸者為宜循也。中可兼庸〻亦可兼中。此庸德庸言。陳常所以莫外。然天下亦唯庸者為難全也。庸不可過。庸亦不可不及。此不足有餘。餘毖所以交深。由是可究觀其言行矣。

自此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讚君子。而責己自勉之意在其中。看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若找出自勉意。即為蛇足。而此六七句中。又無可夾插處。故知此句之上〻文之下。正是此

意安頓處。忽略不得也。此文落題。先將夫子未能而必求至于能意。轉到君子身上。更為得神得理。○與陳佗同主君子說。而彼用暗射。此用明提。蓋此節君子二字。首尾呼應。此擊首　動尾。不與犯下例同。正不必避忌。故明較老于暗也。

庸德　鍾

庸德之行　五句　陳昂霄

體道於德言。亦全乎其為庸而已。夫道之不遠人者。正不遠于庸德庸言也。勉不足而制有餘。行謹不已。全哉。夫子意曰。道之不遠于人者。固有同然之理。而人之不遠于道者。必有獨致之功。則掾于日用者可思矣。厲恒修而求其大備。著典要而貴其不煩。坊表懋而彝秉全焉。是以合敏慎而交深于道耳。丘未能君子之道。而蓋有懷于能者焉。至虛者道之幾。而必實致于踐履。則能為道之人。皆能為德之人也。而體道而為德者。體乎不遠人之道。而為庸德矣。至微者道之旨。而必燦著于訓辭。則能為道之人。皆能為言之人也。而明道而為言者。明乎不遠人之

落。脉。真。手。法。高。老。

道而為庸言矣。惟其為庸德也。則夫務本而敦倫者。為道而不可不行。（注到末句）（道與人如何分）

（殘深）為人而愈不可不行也。故忽其德者。必求道于庸之外。務其德者。止見道于庸之中。夫見道于庸之中。而豈有一事之違于庸也。于是乎庸德之行焉。惟其為庸言也。則夫抑華而尚實者。為道而不可不謹。為人而愈不可不謹也。故易其言者。將議道于庸之外。約其言者。止闡道于庸之中。夫闡道于庸之中。而豈有一詞之越于庸也。于是乎庸言之謹焉。行之而足者見矣。然以必求其足之思。刻責於庸之內。而不足者又見矣。以勵行之心處之。循其中正。既無所過于庸。而致其精純。又可以不反于庸乎。安敢以不勉乎。謹之而無餘者見矣。然以惟恐其餘之思。益

（此句好直注下三句）

處于庸之內。而有餘者又見矣。以擇言之心處之。昭宣義蘊。既無不反于庸。而率由典常。又可以有過于庸乎。安敢以或盡乎。然則行不可不足也。而有用其不足者。衡不足以損其有餘也。言不可有餘也。而有用其有餘者。準有餘以惕其不足也。觀于顧言顧行。而慥慥之君子。益可思矣。

（交互即侵下步）

上文自責未能。此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句東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若此處一滾直下。則下三句竟是曼倩割肉。自責乃反自譽矣。且言顧行二句前後。又如何闖入君子耶。萬曆辛丑元墨。亦坐此病看

此又落句之妙。全注末句。殆後來居上矣。○不敢不勉盡下。〻文直接氣急。略交互便凌犯。另尋閑話又無味。故摠不宜再做。許鍾斗作上下各分四比。然畢竟前幅緊切。有餘不足後。多做二比。便是閑話。又何曾稱體耶。

庸德　陳